

艺术家们利用新兴网络平台开启文化直播,产生了“化学反应”——

走进直播间,艺术传播找到了新路

阅读提示

疫情让以剧场为空间的艺术展示受到了限制,但艺术家们却主动作为,化危为机,走进直播间,以新兴网络平台为传播渠道,用艺术作品参与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来,同时试水了新的传播方式,为艺术的普及和传播找到了新渠道。

本报记者 车辉

疫情期间,抖音上一则短视频让观者动容:77岁高龄的湖北鼓王张明智,边吸氧气边创作大鼓联唱《湖北人民不信邪》。充满了斗志和正能量的作品一经发布,便引得许多人们纷纷跟唱。

虽然疫情蔓延让文艺演出,特别是以剧场为空间的传统艺术展示受到了限制,但走进直播间的艺术家们试水了新的传播方式,为艺术的普及和传播找到了新渠道。

走进直播间首先是为了鼓舞人心

疫情期间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纷纷用短视频进行艺术创作、艺术记录和艺术传播。

青年歌手乌兰图雅直播连线武汉市汉阳国博方舱医院山东医疗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抖音用户@樱桃来了在观看课程后,翻唱了其代表作《站在草原望北京》,获得了乌兰图雅的鼓励。

古筝演奏家常静曾担任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独奏嘉宾,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

办音乐会。疫情期间,她在B站直播间中进行古筝演奏,伴以温柔的声音轻声吟唱,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网友称赞其让封城的心宁静了下来。

国际著名绘画艺术家舒勇则发布了这样一条短视频,他表示将运用自己擅长的绘画,每天为战斗在医疗战线的英雄们创作一幅作品,直至疫情结束,将作品捐赠,以此来表示对他们的致敬。舒勇对记者说:“我知道,这个行动相比很多逆行英雄来说,实在是单薄,甚至浅薄。但我坚信,即使是一点浅薄之力,只要去做,最终也会汇聚成最朴实的力量!”

少数民族舞蹈家古丽米娜,在此次疫情中开设了“以舞抗疫,用爱相守”的公益课堂,该课程自2月3日起连续开设。她不仅在直播间教用户如何跳出优美的舞姿,还将学员们交上来的作业进行二次剪辑,发布在自己的抖音主页上,让人们看到即使是普通人,也能用艺术为疫情加油。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63岁的田观潮,在疫情肆虐之时,第一时间拿起毛笔,用书法作品,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致敬医者。“我这个年龄走进直播间,就是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尽最大可能鼓舞人心。”

短视频和艺术的“化学反应”

一家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称,艺术是非常好的内容,短视频也非常需要艺术家的加持,疫情给了双方一个合作的契机。

B站直播邀请到数百位音乐人的上百场直播音乐,不仅融合了民谣、爵士,更有京剧、国风弦乐等十余种音乐风格,流行音乐和国

粹京剧无缝切换。艺术家们用直播音乐陪伴乐迷们缓解长期宅在家中的焦虑感。

例如国乐大师陈军和陈依妙父女、上阵,女儿清唱,大师即兴伴奏,高山流水古意盎然。“平时以为B站就是孩子们玩的,现在互动起来,发现很多年轻人对国乐很感兴趣,让我也受鼓舞,未来可以多尝试。”陈军表示。

实际上,网络平台早已发现这种“化学反应”。去年抖音已经先后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江苏省演艺集团等权威机构联合发起了“DOU艺计划”,旨在以短视频服务艺术普及和全民美育。

截至2019年12月,抖音平台8大艺术门类,音乐、舞蹈、影视、建筑、书法、戏曲、雕塑、绘画内容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7184亿。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足不出户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家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尊重。艺术家们通过短视频平台,让更多普通人在艺术的黏合下,在为一线工作者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让艺术和短视频的“化学反应”更加强烈。

在线上,艺术家常常只注重表演,不注重传播,在信息时代,这样的理念不利于艺术的传承。进行网络直播,就是用年轻化的方式让艺术跟年轻人沟通,这已成为很多艺术家们的共识,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我想拜师”“国粹真伟大”成为弹幕中的高频词汇。

“活”起来还要“传得开”

伴随网络直播逐步走近艺术家的内心,传播方式的活跃,下一步将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保证品质,以更好的形式展现。艺术对音效舞台展现要求很高,这就意味着艺术走进直播,技术保障非常重要。

4月11日,国家大剧院联合快手举行首场线上音乐会,快手平台启动了强大的技术实力支撑。

为保证线上音乐会的音质效果,快手团队来自杜比的高级工程师设计了高保真音质的端到端系统,最大程度上复原音乐会的体验。通过快手自主研发的传输算法,保障了所有用户随时随地在各种网络环境下均可顺畅地观看高清直播。

此外,网络平台也在积极开发低延时、高并发、自适应、擅应急等技术保障大型演出“上云”。如快手利用其拥有的海量服务能力,能支持单房间同时并发在线人数超过500万,同时因其春晚、国庆阅兵等大型活动直播中积累过经验,打造了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以及服务保障机制,使其能够做到多路备份,任何环节单点出问题都不会影响直播的正常进行。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抖音相关负责人称,文化艺术有自身特点,直播者在进行直播时,不能把流量作为唯一追求,更不能为了流量而恶意篡改、亵渎文化艺术,这样会淡化人们对艺术的尊敬。

一些主播以自己的无知去挑战传统的规则,对年轻观众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艺术家不仅给观众以良好的内容体验,还可以以艺术家自身的功底和魅力感染、影响年轻受众。特别是疫情期间应给人艺术的美感和正能量,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该负责人表示。



“云社区”让公共文化活动“不打烊”

连日来,河南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街道一社区将线下社区文化公益活动转为“线上+”公益课堂。居民不出家门就可学习到微党课、国画、跆拳道、硬笔书法等文化内容。 黄政伟 摄

G 点击

“宅综艺”会是未来趋势么?

本报记者 赵昂

疫情期间,不少综艺节目将镜头对准了宅家生活,由拍摄人员和演艺人员跨地域出行不便,节目大多采取“云录制”的方式,视频多由被拍摄对象远程提供。这些综艺节目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剪辑程度较轻,剧本不明显。

作为疫情期间发布最早的“宅综艺”,湖南卫视原创分享互动生活创意秀《嘿!你在干嘛呢?》,定位“无演播厅、无现场工作人员、无化妆”,传播效果不错,播出期间节目主话题长期位列微博综艺话题榜第一。除此之外,芒果TV的《还能这样吃》《宅着干点啥》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浙江卫视的节目《我们宅一起》中,主持人连线华晨宇、关晓彤、沈腾和贾玲等,带观众去看明星宅在家里的日常生活。

在这些节目中,明星视频播客的演播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虽然看似“无剧本”,但其实节目还是层次有度的。比如《嘿!你在干嘛呢?》中,三位主人公何炅、维嘉、杜海涛分工各有不同,何炅从厨房小白做起,维嘉记录妈妈的生活,杜海涛则在健身。这样的设计,也可以在其他同类型节目中看到,艺人宅在全国各地,性格爱好不同,宅家生活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使得节目既有整体性,也有特殊性,让观众对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有了切实之感。优酷综艺《好好吃饭》中,林永健在包子,而伊能静则做了三杯鸡。

不少综艺节目也将“云录制”的镜头,对准了抗疫一线,对准了那些“逆行者”。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中的人物,有从海外通过乘客志愿者人肉带回16万个口罩的胡海泉;有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项目副总指挥、现场总协调魏德胜;有风韵医护专车志愿者成冬……他们的故事令人动容。

在疫情好转之后,不少传统综艺节目正在恢复过去已有的现场录制模式,只是少了观众席。在未来,“宅综艺”能否延续,业界评价不一。一方面,不少“宅综艺”的录制者习惯了电视台摄像机,对于“云录制”的把控有待提高,不论是镜头感、清晰度、对话方式还是背景环境设置。有的“宅综艺”节目出现了“尬聊”场景,这点值得学习的对象,反而是网红主播。另外,疫情期间宅家者众,不考虑这一因素,单纯比较“宅综艺”疫情期间和其他综艺正常时期的传播数据,意义不大。

不过,各类“宅综艺”的轮番上线,互相竞争,不论对电视台、网络平台还是综艺人士,既是学习提高的过程,也在拓宽着传播渠道,更让大家意识到,观众最津津乐道的,还是被拍摄者的真实一面,而非各种人设面具。在未来,不论何种形式的综艺,这一点都尤为重要。

G 艺评

电视剧长短不是问题

吴丽蓉

最近,正午阳光出品的12集电视剧《我是余欢水》热播。片中的男主角余欢水,是个深陷中年危机的底层“社畜”,经历一系列荒诞离奇的遭遇后人生转变。

有网友说:人到中年,我也活成了余欢水。男主角“丧”得那么真实,触动人心。这部制作精良的剧很快收获了高分好评,而其短短12集的体量,更是一个加分项,也被视为正午阳光在短剧领域的一次成功试水。

说实在的,光是听说只有12集,还没看剧我就心生好感。很多观众也为之一惊,可能是因为大家苦注水剧久矣,此番不再需要2倍速观看。

电视剧的篇幅缩小,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信的体现,也是可喜的改变。事实上,今年短剧频出,已播出的除了《我是余欢水》,还有12集的《唐人街探案》、22集的《不完美的她》、18集的《龙岭迷窟》,接下来还有《隐秘的角落》《在劫难逃》《沉默的真相》等多部短剧待播。

短剧的确是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但撇除新鲜感,公道地说,电视剧长还是短,不是问题的本质。

国产剧来说,11年前的《潜伏》30集,其紧凑的剧情、严密的逻辑丝丝入扣;9年前的《甄嬛传》76集,其人物的刻画、情感的累积动人心弦。这两部都是经典之作,许多观众至今仍一刷再刷。可见电视剧的长短无碍,把握艺术规律行事,才是硬道理。

就好比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由于二者体量不同,叙事方式也不同。优秀的短篇和优秀的长篇相比,却也难分高下。但如果非要以写长篇的方式来写短篇,效果可能就差得远了,反之亦然。

《我是余欢水》之所以能做出不错的示范,在“短小”之外,要点更在于“精悍”。引人共鸣的都市题材,以反讽营造出黑色幽默的效果,在喜剧的外壳下隐藏着悲剧的内核。

而各种扎实的细节则依旧是熟悉的“正午配方”——凭着以往多部过硬的作品,它已然是国产剧里的一块金字招牌。多位熟脸演员们又凑在一起,非但不让人担心串剧,反倒觉得亲切和靠谱。

要说观众的口味变得刁钻,那也不是坏事。观众没那么好糊弄,才更有助于影视行业厚植细腻化叙事的土壤。

正午阳光在同一时段上了12集的《我是余欢水》和69集的《清平乐》两部剧,一短一长,一快一慢。一部电视剧好不好,反正观众有最大的发言权。



4月16日,历时月余,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的大型主题雕塑《冬去春来》已经进入最后刻画阶段。

为进一步完善作品,四川美术学院与重

庆医科大学共同组织策划创作看稿会,邀请支援湖北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参与创作,现场为雕塑定形刻画提出宝贵意见。

龙帆 摄/人民图片

川美创作抗疫群雕

当许知远面对这样一位作家时,他保持着追问姿态,好奇打量,意欲探究。

如何面对你所处的时代,这是在《十三邀》节目中,许知远经常关心的议题。当情绪大于意义,快乐却不幸福,思考逐渐丧失……

许知远的追问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却又弥足珍贵。在他这里,人总是被放进历史坐标,

试图去被还原成他/她的社会意义。

在北宋思想家张载口中,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个时代还应该继续(拥有这样的理想)吗?”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告诉许知远,应该继续。但是现在是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

如何重建传统?许倬云说,一个人可以从最起码的阅读能力,思考训练底子上自己摸索出道路来。

许知远在同韩裔日本作家姜尚中的对话中,也聊会到,“我们有可能脱离时代,去探寻

自我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他们的交谈中,年轻一代的保守已成共性,时代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年轻人可能才会做出新的选择。

“选择”,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的必然。如金宇澄所言,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决定命运的时候往往只有几秒钟,而且你的路非常窄。而这样清晰且残酷的认知,也是要到如今的年纪,当回看历史,对比同时期的一些人、一些事才得以发现。

如今的年纪,是随着时代更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1985年,33岁的金宇澄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失去的河流》。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奇年份,“寻根文学”正热。1988年,调到《上海文学》做编辑,逐渐放弃了小说。1990年代,中国急速转向消费时代,文学被社会浪潮甩脱。直到2011年5月10日,他才写下小说的第一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

所以,金宇澄会说,面对时代,保持沉默,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是人的特点,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不发表意见。而不发表意见,不等于

于没意见。

“我看到稀罕的东西,就想写下来让大家看到,来对照、修正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把过去忘记。”作为一名写作者,金宇澄自认对文学的理解很简单,“文学没那么高大上,它只不过记录了时代的某一面,让你知道对生活的信心等等,要靠一个个微小的个人自己来承受……文学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而这种保存就是推动力量。”

记录、保存,是一名作家面对时代这个命题做出的选择。

六年前,许知远曾写信求解书中困惑的许倬云先生,当在《十三邀》节目中才得以相见时,他自然会一如既往地追问,怎么应对如今的时代?

许倬云先生回答他,“我愿意跟你作讨论谈话,就是希望借助你告诉别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中,只要有两三个人,听到他耳朵里边去,听到他心里面去,我也满足了。”

要抵达万人之中的二三,总归需要有人去做该做的事。



如何抵达万人之中的二三

陈俊宇

“面对时代的不可抗力时,你是怎样去化解的?”

“我就是不想,沉默,保持沉默,对所有的东西都会保持沉默。”

在满是书稿的办公室里,许知远与作家金宇澄相向而坐,和《十三邀》中的诸多采访一般,两人聊着宏大又细微的话题。

这里是上海巨鹿路675号,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洋楼,上海作协的办公楼。《上海文学》杂志社也在这里办公。1988年,36岁的金宇澄来到这里工作,慢条斯理当了30多年的文学编辑。

2012年,他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获得“茅盾文学奖”等诸多奖项。2018年夏天,舞台剧版《繁花》登陆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连演了四天。“繁花”热在持续,该作品还将由导演王家卫改编成电影。

许知远在同韩裔日本作家姜尚中的对话中,也聊会到,“我们有可能脱离时代,去探寻